

《八义记》辨证

吴敢

作者赐稿

—

我国历史上的著名的“赵氏孤儿”故事，在宋元之间，被纪君祥和无名氏分别据以创作为杂剧《赵氏孤儿》与戏文《赵氏孤儿报冤记》。从此，这一剧目历代不衰，一直频繁地上演于戏曲舞台。元天历至正间，无名氏又以《赵氏孤儿》杂剧为基础，参酌《赵氏孤儿报冤记》戏文，改编成南戏《赵氏孤儿记》。这本南戏，在明初复经整理，便就是今传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了。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戏曲舞台的实践，又有明传奇《八义记》、《接婴记》（《远山堂曲品》），清传奇《节义谱》（《今乐考证》）等相继出现。

《接婴记》、《节义谱》今已不见传本，有传本的《八义记》则不但历来著录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众多的版本，呈现出复杂的变化。本文即拟对《八义记》的版本试作考订，希望理清《八义记》的发展脉络，就教于专家和同人。

《八义记》的版本，据傅惜华先生《明代传奇总目》，有：“一、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二卷，有封面，称作‘八义记定本’。二、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未集所收本。三、清乾隆二十年钞本，傅惜华藏，二卷。四、听雨楼查有圻藏抄本，前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不分卷。五、清抄本，北京图书馆藏，二卷。六、一九五五年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所辑‘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第22种，据汲古阁原刻本影印”。此外尚有：七、一九三五年开明书店排印《六十

种曲》本。八、一九五四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开明书店纸型重印，回复了初印本的面貌，第一套第二册所收本。这八个本子，除傅惜华藏乾隆二十年抄本笔者未能访见之外，余下的七种版本，可分为两类：一、二、六、七、八为一类，四、五为一类。前一类，不论是汲古阁原刻初印本，还是《六十种曲》的各种组合本，都是《六十种曲》本，现即先予论证。

将《六十种曲》本《八义记》对照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世界文库》第七、八两册就收有刘师仪的这种校勘本），很容易看出，《六十种曲》本对于世德堂刊本，只是做了一些整理出目、修全体例、更动关目、调整场次、润饰宾白、增删曲词等这种形式上的分合删饰、整齐划一的工作。譬如出目，《六十种曲》本有五个全同世德堂刊本，就是那些不同的，也只是易字换词，使其名副其实而已；有的出目更干脆取自世德堂刊本插图的标题。再如曲词，《六十种曲》本全剧 251 曲，其中全同世德堂刊本者 153 曲，另曲词相同而曲牌不同者又 45 曲，因承超过大半。又如场次，世德堂刊本四十四出，实则五十二场，《六十种曲》本通过分、合、调、删，变为四十一出，每出一场，纠正了一些南戏头绪纷繁、场上忙乱的弊病。实在，南戏《赵氏孤儿记》思想和艺术均存在有严重的问题，搬演于场上既有困难，更要受到广大观众欣赏水平和趣味的抵制，将它加以改编已是势所必然。而且明初至中叶这个时期，正是元明南戏四大声腔争奇斗胜向昆曲一统转变的时期，声腔既变，排场亦非，也必然要求将旧有剧本加以改造整理。《六十种曲》本正是顺应这种潮流的“本元人《孤儿记》而改削之”（《传奇汇考标目》）的昆曲改编本。

在明代相对稳定地流传的，就是这个《六十种曲》本《八义记》。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刊行的《群音类选·群音补选》，选有《八义记》的“驸马赏

灯”一出，与《六十种曲》本第五出相比，仅少[神仗儿]两曲，但这两曲系丑角所唱小调，可以不录。而世德堂刊本却与之大异，这是最早记载《六十种曲》本《八义记》的资料，就是说《六十种曲》本最晚不迟于万历中期已经大致定型。其后万历四十四年刊行的《吴歙萃雅》、天启三年刻印的《词林逸响》、万年间镌鐫的《南音三籁》、明清间编定的《北词广正谱》，选的也都是这个本子的单出或只曲。^①

但是以《八义记》作为剧名的记载或者要更早一些。吕天成《曲品》和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所著录的《八义记》不计之外（这个本子系徐元改编，不同于《六十种曲》本，详见后论），沈璟《南九宫谱》选有《八义记》的八只曲子，只有[添字红绣鞋]一曲接近《六十种曲》本，余则全同世德堂刊本。这说明南戏《赵氏孤儿记》至迟是在万历中期沈璟编定《南九宫谱》的时候，已经又名《八义记》。这一推断尚有以下几例可证：《群音类选》所选之“公主赏灯”、“藏出孤儿”、“程英首孤”、“杵臼自叹”四出，虽标明选自《八义记》，实则全同世德堂刊本，此证一。《远山堂曲品》著录南戏《赵氏孤儿记》时说：“此古本‘八义’也，词颇古质，虽曲名多未入谱者，然与今信口之词，正自不同”，明以《八义记》称《赵氏孤儿记》，此证二。《钦定曲谱·南吕宫过曲[红衲袄]附注》云：“又按古曲如《八义》、《金印》、《拜月亭》，皆以[红衲袄]作引子，独《琵琶记》竟作过曲”。《金印记》、《拜月亭记》、《琵琶记》均元明南戏，《八义记》既与之并举，又称“古曲”，系《赵氏孤儿记》无疑，此证三。其实，《赵氏孤儿记》既然全面敷演赵氏孤儿故事，剧中赞助忠的一方的主要人物又可认为是八人，别名《八义记》，也合情理。

毕竟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六十种曲》本《八义记》是相对独立的不同的本子，既通称《八义记》，便势必造成称引中的混乱。事实正是如此。

先看戏曲选本：《群音类选》实际是并选世德堂刊本和《六十种曲》本，通称《八义记》，如果不与原本相校，对于正选既选了“公主赏灯”，补选又选“驸马赏灯”，就要产生疑问。再看曲谱：并录《赵氏孤儿记》和《八义记》的曲谱，有《南词定律》、《九宫正始》、《九宫大成》等三种。《南词定律》选有《赵氏孤儿记》4曲，《八义记》32曲。《赵氏孤儿记》4曲皆合世德堂刊本；《八义记》合《六十种曲》本者25曲，实即世德堂刊本者5曲，两本俱非者2曲。《九宫正始》选有《赵氏孤儿记》53曲，《八义记》3曲。

《赵氏孤儿记》合世德堂刊本38曲，实即《六十种曲》本者10曲，两本俱非者5曲。《八义记》合《六十种曲》本者2曲，实即世德堂刊本者1曲。《九宫大成》选有《赵氏孤儿记》21曲，《八义记》26曲。《赵氏孤儿记》21曲皆合世德堂刊本；《八义记》合《六十种曲》本者19曲，实即世德堂刊本者6曲，两本俱非者1曲。单录《八义记》的曲谱，如《南词新谱》、《寒山曲谱》、《南九宫谱大全》、《新定十二律昆腔谱》、《钦定曲谱》等，每谱均有实即世德堂刊本者^②。自然，后出各谱可能承袭前谱，但各谱选曲众寡和入选曲牌均有不同，当均因称引混乱所致。

这种混乱并不尽因世德堂刊本和《六十种曲》本通名《八义记》而起，更多的例证倒是说明在南戏《赵氏孤儿记》和《六十种曲》本《八义记》之间，有着不止一个的名之为《八义记》的改编过渡本。以诸曲谱为例，无论是并录《赵氏孤儿记》、《八义记》者，还是单录《八义记》者，每一谱所选各曲（至少是比前谱增加的曲子）应该出于同一个本子；但如《南词定律》、《九宫正

始》、《九宫大成》，或名《赵氏孤儿记》而兼采《六十种曲》本《八义记》，或名《八义记》而兼采《赵氏孤儿记》，其所依据的本子，必既非南戏《赵氏孤儿记》，又非《六十种曲》本《八义记》，而为另外的也名《八义记》的本子。而这种也名《八义记》的本子，既或主要地吻合《赵氏孤儿记》并少量兼采《六十种曲》本《八义记》，或主要地吻合《六十种曲》本并少量兼采《赵氏孤儿记》，其被兼采的各曲，各谱又不尽相同，更有少数两种皆无者，便说明确实存在着不止一种的《赵氏孤儿记》与《六十种曲》本《八义记》之间的改编过渡本。只不过这类改编过渡本有时被循旧称作《赵氏孤儿记》，有时被依新称作《八义记》罢了。但《赵氏孤儿记》久已定本，被称为改编过渡本剧名者，仅《九宫正始》一例；而《八义记》在明代很为风行，所以改编过渡本多取以为剧名。这便也就是《远山堂曲品》所谓“《孤儿》……惜今刻者、演者，辄自改窜，盖失真面目矣”的意思。

应该说戏曲脚本（即前文所谓改编过渡本）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恐怕从来就是舞台演出的现实。如《九宫正始》选有元天历至正本《赵氏孤儿记》53曲，其中同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者仅38曲，即是《赵氏孤儿记》南戏，从天历至正本到世德堂刊本，几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删汰了15曲。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戏曲剧本、戏曲选本与曲谱选曲之间有着某种不相谐和性。一般地讲，戏曲剧本一经刊行，便相对稳定；而戏曲选本和曲谱选曲多取之当时舞台演出实际，这就使它们不但与戏曲剧本时相抵牾，它们之间也常相出入。所以用这类戏曲选本和曲谱选曲印证戏曲剧本的时候，是需要审慎处理，细加甄别的。

总之，起先是一本南戏《赵氏孤儿记》，后来这本南戏和它的众多的改编过渡本并传，直至汲古阁刊行《六十种曲》，才把《六十种曲》本的“八义记定本”固定下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消磨，那些改编过渡本除了在戏曲选本和曲谱中保留一些踪影之外，已经失传，传今的便只有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和《六十种曲》本《八义记》了。因此，《六十种曲》本是南戏《赵氏孤儿记》不断上演不断改编的结果，它的作者当然应该是历代众多的演员和观众。

《八义记》版本的后一类，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简称北图本），二十八出；听雨楼查有所藏抄本，三十三出，^③均未署撰人姓氏，则是《六十种曲》本的整理本，或者说是南戏《赵氏孤儿记》的继续改编本。这一类版本可以北图本为代表。北图本与《六十种曲》本比较，也只是全删了后者的十一个出次，合并了四个出次，另加标定出目、重编宾白、删改曲词，使之结构严谨精练，排场简洁均衡而已^④。这一类抄本，都是清代戏曲舞台实际上演的《六十种曲》本《八义记》的脚本。

北图本当然也是出于众人之手，但它最早显出端倪，却在汲古阁刻印《六十种曲》之前。明止云居士《万壑清音》中选了《八义记》的一出“赵盾挺奸”，其首曲即与北图本相同，不妨看作这一版本的滥觞。崇祯年间编选的《醉怡情》，选有《八义记》的“赍饮”、“赏灯”、“评话”、“闹朝”四出，出目虽与北图本有所不同，曲词却基本上与北图本相似，而与《六十种曲》本差别较大。因此这一版本在明末便已大致形成，并且很快取代了《六十种曲》本，而上演于昆曲的舞台。这由《缀白裘》和《纳书楹曲谱》、《六也曲谱》、《集成曲谱》、《昆曲大全》诸谱所选的《八义记》的十一个出次，几乎全同于北图本可证。^⑤

另外,《六十种曲》本既“与正选者”(按即南戏《赵氏孤儿记》)大同小异(《群音类选·群音补选注》),它与《赵氏孤儿记》的混称,便未能靠汲古阁“定本”而澄清。这一拨乱反正的工作也是由北图本来完成的。因为明末以来的诸曲谱虽然因循前谱继续混称《赵氏孤儿记》和《六十种曲》本《八义记》,但同时或其后的所有戏曲选本,却一律依据北图本,再也没有出现混称了。北图本才是《六十种曲》本《八义记》的写定本。

《群音类选》以来的戏曲选本^⑥,选有《六十种曲》本系统《八义记》的十六个出次:賸饮、赏灯、劝农、翳桑、评话、游览、闹朝、遣鉏、上朝、扑犬、吓痴、付孤、盗孤、程英寄孤、杵臼自叹、观画。其中付孤五次入选,赏灯、闹朝四次入选,翳桑、观画三次入选,评话、游览、遣鉏、扑犬、盗孤二次入选,余选一次。由此可知,《八义记》剧目上演频繁的单出是:付孤、赏灯、闹朝、翳桑、观画。“付孤”动凄惻之情,“赏灯”扬富贵之趣,“闹朝”荡刚正之气,“翳桑”表济贫之举,“观画”示全剧之相,它们受到欢迎不是偶然的。

《八义记》的版本,除了前文谈到的八种之外,还有一种是徐元的改编本。这一版本虽今已不存,但在历来著录上,颇有混乱,也有加以辨证的必要。

杜颖陶先生在《曲海总目提要补编》笺注(一)中说:

沈自晋《南词新谱》:“《八义记》,徐叔回作。”《六十种曲》中有《八义记》一本,多以为即叔回所作,非是。吕天成《曲品》:“《孤儿》,……即以赵武为岸贾子,正是戏局。

近有徐叔回所改《八义》，与传稍合，然未佳。”《远山堂曲品》：《八义》，徐叔回作，注云：“传赵武事者有《报冤记》，又有《接婴记》，此则以《八义记》名。记中以程婴为赵朔友，以嗾犬在宣孟侍宴之际，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以成灵寿之功，皆本于史传，与时本稍异。”《六十种曲》本《八义》，其情节与吕、祁两家所述徐本不合，当非徐叔回作。明世德堂刊本有《赵氏孤儿记》，《六十种曲》本《八义》似即就此本而略加增润者，《提要》所叙亦与此相合，当皆为《赵氏孤儿记》。明止云居士《万壑清音》中选《八义记》“赵盾挺奸”一折，曲亦北端正好一套，但字句与今存两本皆不同，此或出于徐叔回本。

杜先生的意见基本是对的，但说得过于简略，今补充论述如次。

明末毛晋刊行《六十种曲》，于《八义记》下署名：徐元。《六十种曲》本《八义记》作者徐元说如此起始作俑之后，《古人传奇总目》、《传奇汇考标目》、《重订曲海总目》、《曲话》、《今乐考证》、《曲目新编》、《曲录》陈陈相因，均以《六十种曲》本《八义记》判归徐元，造成整个有清一代著录上的误会。《雨村曲话》曾经最早觉出其中的舛误，认为《六十种曲》中的《八义记》，“撰人不可考”。这个见解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杜先生出来质疑，才算初步正本清源。

《六十种曲》本《八义记》虽非徐元所作，徐元改编有《八义记》一本，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徐元其人的生卒行谊已不可考知，最早提到他是《八义记》作者的是吕天成《曲品》。《曲品》既云“近有”，则徐元当与天成同时而为万历间人。然“叔回”为字为号不明，^⑦《南词新谱》补充了一句：“徐叔回，名元，钱塘人。”如此而已。《南九宫谱》所选《八义记》[鹤冲天]一

曲下原注云：“用韵杂；此曲今人改用[玉抱肚]矣。”而“改用[玉抱肚]”的“今人”今本，却是《六十种曲》本《八义记》。似乎其时徐元的《八义记》尚未成篇。按沈璟万历十七年以疾归里，放情词曲，他编定《南九宫谱》必在万历十七年以后；而《曲品》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所以徐元改编《八义记》的时间，似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三十八年之间。

徐本《八义记》虽已亡佚，它的大略面貌还是可以窥知的。李调元《剧话》卷下：“今《八义》剧所演鉏麇、提弥明、灵辄三事，乃详宣二年传中；而晋因韩厥之言以立赵武，则在成公四年传。”调元这里说的“晋因韩厥之言以立赵武”，即《远山堂曲品》所谓“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显指徐本无疑。又焦循《花部农谭》：“乃《八义》之程婴，本诸太史公之《晋世家》，婴乃赵氏家臣，以己子易赵子，见其忠于所事……彼《八义记》者，直抄袭太史公，不且板拙无聊乎？”里堂所言“婴乃赵氏家臣”，虽与祁彪佳所记“以程婴为赵朔友”不合，然“直抄袭太史公”，应是《远山堂曲品》“皆本于史传，与时本稍异”，和《曲品》“与传稍合”之意，其所指《八义记》，当然也该是徐本了。要之，徐元《八义记》是一个继承了时本富有戏剧性的主要关目，而又更近史实的本子。能够知道的一些关目，如“麇、提弥明、灵辄三事”、程婴“以己子易赵子”、观画等，均同时本。但它“以喉犬在宣孟侍宴之际，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等，便与时本不同，而合于《史记》。

这一变更在戏剧排场上必将引起重大的调整，徐本有别于传本《八义记》，而另自格局，当是可以想见的。可能徐元对戏剧并不怎么当行，且又“皆本于史传”、“直抄袭太史公”，排场上大约干硬僵滞，因此吕天成批评说“未佳”，焦循更嘲之为“板拙无聊”！

《九宫谱定》卷四选有《八义记》一曲[永团圆犯]：

夫人小玉都睡了，莫孤负此良宵。中天皓皓光如洗，庭砌畔，花阴绕，韶华易老。双缠小亭花绣草，楼阁侵云表，风清露皎。山隐隐，水迢迢，闷把湖山靠。（犯）罗袜鞋儿小，云发乱，金凤翅，慢行休啰唳，只恐外人瞧。

此曲或孤儿长成观画之前程婴等所唱，然小玉指何人不明，且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与《六十种曲》本《八义记》均无此曲，又曲词流丽，与传本《八义记》风格不谐，或自徐本所出。

至于杜先生所举《万壑清音》所选“赵盾挺奸”一出，却未必为徐本原有。理由有二：徐本既注重史实，又“以喉犬在宣孟侍宴之际”，极有可能把晋灵公拖出，表现君臣矛盾。则历史上不同朝的赵盾、屠岸贾，舞台上也可能不同场，这是一。以世德堂刊本和《六十种曲》本系统《八义记》对照诸曲谱，曲谱所录而传本无者甚夥，如《南词定律》所录[瑶台月]、[梁州序]，《九宫正始》所录[菊花新]、[海棠抱玉肚]，《南九宫谱大全》所录[吴织机]等均是。而更换曲牌、润饰字句者，更是比比皆是。因此杜先生“字句与今存两本皆不同，或即出于徐叔回本”的推测很难成立，这是二。前面说过，《万壑清音》所选“赵盾挺奸”的首曲与北图本相同。从这点设想，倒可能是止云居士从某一个改编过渡本中选出了这一出的。

徐本《八义记》自万历中期产生以后，至少在李调元和焦循活动的乾隆年间尚在流传，但它的传布不广，否则毛晋便不会张冠李戴了。清人灵阜轩曾将徐本《八义记》改编成《节义谱》传奇，只是这个本子也不见传了。京剧传统剧目中有一个单折叫《兴赵灭屠》，言“晋悼公即位，韩厥抚养赵朔孤儿赵

武，道破真情，代赵氏雪冤”。（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与徐本切合，或自徐本而来。又据《东周列国志》，孤儿出宫系韩厥用调虎离山之计，调开屠岸贾，而遣人伪以草泽医人所为；孤儿先藏韩府，后转交程婴抚养；待孤儿长成，韩厥便建议晋景公恢复了赵氏宗祧。按《东周列国志》成书于明末，是一本历史小说，韩厥复孤，见于传、史，原无意外，然韩厥盗孤，却纯为杜撰，此或亦徐本《八义记》影响所致。综合《远山堂曲品》、《东周列国志》、京剧《兴赵灭屠》推想，韩厥似为徐本演满全场的主要人物。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以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为三主角，并为英雄；戏文《赵氏孤儿报冤记》则强调公孙杵臼；元明南戏《赵氏孤儿记》以及它的昆曲改编本《八义记》（《六十种曲》本、北图本等）则突出程婴，这大概是它们之间最有特征性的区别了。

南戏《赵氏孤儿记》的声腔虽不得而知，诸本《八义记》却确是昆曲的剧本。另《新定十二律京腔谱》选了《八义记》九只曲子，正全同《新定十二律昆腔谱》所选；又明刊本《昆弋雅调》选有弋腔《八义记》的“程婴藏孤”一出，这都说明《八义记》也是弋阳腔的剧目。

《九宫正始》所选《六十种曲》本《八义记》3曲不计，只所选天历至正本《赵氏孤儿记》的53曲，就仅次于《蔡伯喈》、《拜月亭》、《杀狗记》、《王十朋》，而在全部入选二百种戏中占第五位。《新定十二律昆腔谱》、《南九宫谱》所选《八义记》曲数则分别占全部入选四十四、八十九剧的第十二、十六位。其它各谱和绝大多数的戏曲选本也均将《八义记》选录在内。这种统计表明，《八义记》是南戏和昆曲的主要流行剧目之一。因此，将我国古典戏曲这一主要剧目的版本，清理一个头绪，或者不是没有意义的。

注：

- ① 《吴歙萃雅》选的是“游览”出，《词林逸响》选的是“赏灯”出，《南音三籁》选的是“游览”、“付孤”两出，《北词广正谱》录的是[双调·水仙子带过太平令]曲。
- ② 《南词新谱》选了5曲，其中同世德堂刊本者1曲，同《六十种曲》本者4曲；《寒山曲谱》选了18曲，其中同世德堂刊本者5曲，同《六十种曲》本者13曲；《南九宫谱大全》选了7曲，其中同世德堂刊本者1曲，同《六十种曲》本者5曲，两本俱非者1曲；《新定十二律昆腔谱》选了9曲，其中同世德堂刊本者2曲，同《六十种曲》本者7曲；《钦定曲谱》选了7曲，其中同世德堂刊本者5曲，同《六十种曲》本者2曲。
- ③ 听雨楼查有旂藏抄本与北图本小有差异，如：一、前者较后者多第16、17、21三出，这三出均为《六十种曲》本所有。二、前者第18、19两出，第32、33两出，分别系后者第16、28两出所分。三、宾白有出入，如前者第32出（即后者第28出）多程府院子述说程婴画卷情形一节。这又是剧本不断上演不断改编那所谓改编过渡的一证。但两本毕竟是大同小异，而且多有相互因承之处，如：一、第5出同为末上而非《六十种曲》本的贴上，末白亦同。二、前者第24出（即后者第20出）同以走尸术清场。三、前者第25出（即后者第21出）同较《六十种曲》本增入南戏《赵氏孤儿记》的[十五郎]、[秋夜月]两曲。要即听雨楼查有旂藏抄本与北图本当为先后上演或不同地区上演的同一性质的不同脚本。另据祝肇年先生回忆，他曾在傅惜华先生处看到过傅先生收藏的乾隆抄本，依稀记得似

与北图本相去不远云。傅本在十年浩劫中佚失，笔者曾于一九八一年秋在京访求逾月，未获下落，尚否存世，不得而知。

- ④ 譬如出目，北图本或据《六十种曲》本加以节录，或因本出内容重新撰题，很为贴切雅净。再如曲词，北图本 163 曲，其中同《六十种曲》本者 107 曲，曲词相似而曲牌不同者 39 曲，曲牌相同而曲词改写者 4 曲，增 13 曲。
- ⑤ 只是如果各选本都是选的整出的话，其所依据的剧本的分出，或与北图本小有差别。因为《六也曲谱》、《缀白裘》所选的“扑犬”，《缀白裘》所选的“上朝”、“吓痴”，在北图本中只是相应出里的一部分。这里所谓戏曲选本系指《群音类选》、《吴歙萃雅》、《词林逸响》、《万壑清音》、《南音三籁》、《醉怡情》、《昆弋雅调》、《纳书楹曲谱》、《缀白裘》、《六也曲谱》、《集成曲谱》、《昆曲大全》等十二本。
- ⑥ 《传奇汇考标目》、《曲海总目提要》虽以“叔回”为徐元的表字，但所著录的《八义记》为《六十种曲》本，非徐元所作，则其字亦系推测，不足为凭。